

红月亮



王 昕 朋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红月亮

(京)新登172号

红 月 亮

王昕朋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2插页 220千字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250册

*

ISBN 7-5059-1569-x/1·1065 定价: 5.10元

上 部

走出悲伤

01170/2900

第 一 章

—

一九七五年旧历腊月二十九，是我们沈家塘三代五代人也忘不了的日子，它已经作为墓志铭刻在南山坡上了。

我记不得当时天空是什么颜色。记忆中只有一阵阵寒冷的风。从天蒙蒙亮起床，我就没有离开锅门，枣树墩子板凳把屁股都磨出了茧子。早饭和午饭也都是在锅门前吃的。村里的女孩子在那个时候都很少出门的，大多数在家里帮着大人忙过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们山村里的女孩子，大都是从三、四岁就开始干家务了。我三岁时，就在家哄比我小两岁的弟弟。妈妈收工回来，推开院门第一句话就说：“丫头，快拉风箱点火去！”后来我上了学，每天放学回家，也是把书包一放就钻到锅屋里帮妈妈烧火做饭。我五岁那年就学会了烙馍，人没面案高，就在脚下垫个小板凳，摔下来也不敢哭一声。

按我们这一带乡下的规矩，过年是一年中最大的事。虽然穷得叮当响，过年还是要热热闹闹的。一年里攒的几个

钱，都在这时花费了。猪肉要割几斤，豆腐、粉丝都要买。那些年乡下穷，过年也不过是包几顿饺子，做几个平时不舍得做的菜。从腊月二十七、八开始，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忙开了。有时候，井台边集中半个村的女人洗菜淘米，一个个袖子捋得高高的，胳膊被凉水浸冻得象红萝卜，还都高高兴兴，说说笑笑。山里女人好象永远不知道劳累。接连几天，家家户户菜刀剁饺子馅子的声音噼啪咔嚓，汇成山村里的一支独特的旋律。平日里一直枯燥的山村，过年的时候空气也都要变得香甜了。

午饭过后不久，妈就开始拣山白芋干了。她把大竹篮子放在折子边，专拣那些片儿大、色泽白的山白芋干。我知道妈是准备用这些山白芋干子换酒的。爸在家的时候常这样。妈对我说：“你爸一个冬天没回家。在河工又不让喝酒。过年要让他喝个够。醉了也好好睡几天歇歇。”那时我还小，不理解一个成年女人的心情。

爸爸已经离家两个月了。他带着队里的民工去了老汴河工地。我不知村里到底去了多少人，只是两个月来出出进进见不到壮男子汉。在井台打水就能看清楚，几乎清一色的女人。后来才知道，上级分给我们村里的民工人数多，十六岁到五十岁的男人都去还不够，所以得去几个年轻的姑娘，就连过去很少上工地的干部们也只留下上了年纪或有病的在家主持生产。这一年，是“农业学大寨”的又一个高峰期，从县里到公社、大队哪一级都怕上的民工少、影响工程而落个后进，甚至背上破坏“农业学大寨”的罪名。

没有男子汉的生活相当艰难。我虽然那时还小，对这一点的理解却是十分深刻的。那些日子，我亲眼看见妈妈和其

它女人们，不仅要承担起双份责任，还被思念折磨得痛苦不堪。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天两个女人在井台上打架，其中一个就是我妈。

那天早饭后，我到学校去。远远看见井台边围了很多 人，还听见女人尖着嗓子的哭叫声。说起来很可悲，也许是因为山旮旯里看不到新鲜事儿，久而久之，村里人把吵架骂架都当成戏来看了。在我的记忆中，我们村子几乎每天都少不了吵架的。只要一有吵架骂架，人们都循声而去。有时正吃着饭，端着碗就假过去了。不过，假过去是为了看，而且仅仅是为了看。人们都远远地站着，蹲着，只有小孩子站得近，也是仰着脸看双方怎样吵骂。有时，听到骂得俏，大伙就爆发一串笑声，并且笑得很开心。我记得有几次妈和对门小芹娘骂架，爸端着饭碗，坐在门槛上，一边扒他的饭，一边很认真地听。街上的人笑时，他也跟着笑，好像和人骂架的不是他老婆。有时直至双方扭打起来了，才有人过去拉架，嘴里还说：“吵归吵，骂归骂，可不能打呀！”拉开以后，仍然看她们继续吵骂。不过，凭天地良心说，村子真是吵架骂架不断，但很少有打架的。不象城里人，三句话就脸红，脸红就伸拳头，后来到了不吵不骂先抽刀子。

妈是什么原因到井台上和人吵架的，我不知道。对方又是小芹娘。小芹娘和我妈好象是死对头。在我记忆中，她几乎每月都要和我妈吵一架。那时我还小，说不清是什么原因。后来才知道，小芹娘和我爸有那种不光明不干净的关系。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上学以后，有一次回家，小芹亲口对我说，她见过我爸和她娘两个人在她家床上亲热。村里人说小芹爸“家伙不中用”，管不了小芹娘。那是一种男人才会有的

病。

小芹妈比我妈漂亮，和我妈站在一起就看得出来她很光彩。用当地话说，我妈是个“车轴个”，长得粗壮，小芹妈却是个“柳条儿”，用文雅的词儿说是婷婷玉立。不知为什么，我妈总有点怵着小芹娘。我记得每次她俩吵架，都是我妈先败下阵来。这些，都是在我长大了，读书多了以后才懂得的。因为妈知道爸喜欢小芹娘，她得罪了小芹娘就得罪了爸。事实也正如此，每次我妈和小芹娘吵了架，我爸就几天不理我妈，到晚上睡觉时也不和妈在一张床上，有时还披件衣服钻到草屋去。每到这种田地，我妈都是主动向小芹娘讨好，小芹娘还爱理不理的。什么时候小芹娘对我妈有笑脸了，爸才搭理妈。妈活得多辛酸！

我来到井台前，很快就听出是妈和小芹娘在吵架。我没敢往人群里挤。这个时候，妈正一腔火没处发泄，看见我非骂我一顿不可，甚至还会打两个耳光。这种事情在过去是常见的。可是，我心里又好奇，想听听她们在吵什么。于是，我偷偷站住了。

小芹娘：“你是想男人想疯了，没事找碴儿。要是憋不住了……”

我妈：“我没你那么贱。自己的男人不能用，就去偷别人的。”

小芹娘：“我偷哪个男人了，你说？你当着大伙的面说出来呀！不说才是孬种呢。说我偷男人，也得他愿意。有本事把自己男人拴住不就成了。谁叫你那臭水塘养不住鱼呢。”

小芹娘的话，惹得四周的人们哄堂大笑。我好大会儿没听到妈说话。她一定是被小芹娘的话噎住了。

我赶快跑走了。

放学回到家，见弟弟和妹妹都在院子里哭。那年妹妹才一岁多一点，还没学会走路。我赶紧把妹妹抱起来。她的裤子尿湿了。大冬天里裤子湿了能不冷吗？我见妈不在院子里，院子里有几只空酒瓶横七竖八地躺着。我问弟弟，妈到哪儿去了？弟弟说出去半天了。我又问爸的酒瓶是谁拿出来玩的？弟弟说都是妈从屋里扔出来的。妈扔爸的酒瓶是发泄。但是，她没有把酒瓶摔碎，也没有扔到大门外去。那一刻，我突然很害怕，怕见不到妈了。因为过去有过几次，妈和小芹娘吵架，爸不理妈，妈一气之下去跳河。不过，妈跳河不是先扎头，而且一步步往水里走。走到没腰深的时候就大声哭叫，引来一些人，于是妈就得救了。这一次妈会不会又去跳河呢？我让弟弟看着小妹，连书包也未放，就向外跑，刚出门，却和妈撞了个满怀。我个子小，正巧头撞在妈的下巴上。妈的牙咬了舌头，疼得“哎哟”一声。（那以后一连几天，妈都不敢大口吃饭。）我妈进了院子，接过弟弟递来的小妹，对我说：“丫头，把几个瓶子拣起来，刷一刷，放老地方去。过几天还得给你爸换酒用！”说着，眼圈都红了。

小芹娘尽管不喜欢小芹爸，但也十分思念他。小芹几次对我说：“我妈说爸快回来了！”

我说：“我妈也这样说。”

二

换酒的队伍拖拖拉拉排了一百多米长，大多数是些和我一般大小的男孩女孩，也有几个抱着孩子或做着活的女人。

我看见小芹娘也在队伍里，正纳着鞋底和二柱娘几个女人说话。

“嫂子，你家饺馅子剁好了吗？”小芹娘问二柱娘。

二柱娘说：“早剁好了。几个孩子馋得要命，我中午先下了一锅给他们吃。反正还剩不少。再说，孩子爸这人怪得跟生骡子一样，不喜欢吃饺子，大年初一也要吃黑窝头。”

小芹娘说：“前几天听东庄上的人回来说，对今年河工，上级开了恩，每个民工发了几斤白面。他们村的男人们没舍得吃，都蒸了馒头准备背回家来过年呢。”

“那倒不值得。他们在河工那么辛苦，该吃点好的。”说这话的是个年轻女人。我认识她，她是才嫁过来不久的。她结婚那天，我和小伙伴们还去看过热闹，抢过喜糖呢。我记得她好像叫小巧。

二柱娘说：“是呀！别看那些大男人们平时跟不顾家似的，到了关键时候，心里还是有咱老婆孩子的。孩儿他爸八月十五出去给人家盖房子，人家给了二斤月饼，他一口没吃都带回家来了。”二柱娘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彩，神情也有几分骄傲。

这时又过来一个女人。她径直向酒店门前走去，一副旁若无人的神态。小芹娘她们跟她打招呼，她只“嗯啊”一声。我认得她，她可是我们村里响当当的人物——支书的妻子。我很小的时候就听人们背地叫她“野兔子”，当时不知什么原因。后来才知道因为她两个奶子特别大，走起路来又爱挺着胸，那两个奶子晃晃荡荡的，走得快时晃得更凶，好象两只受了惊吓的野兔子。不过，这个外号好象还含有其他意思。她根本不排队，越过最前边一个人，理直气壮地把盛山芋干

的篮子递到柜台里去，说：“侯经理，换几斤酒！”

“是嫂子来啦！”侯经理笑容可掬，放下手中的秤，赶忙接过“野兔子”的篮子，连称也没称就把篮子倒了个底朝天，然后说：“嫂子，书记今天也回来不是？这酒你也别带了，等晚上我给送过去。”

“野兔子”也满面春风，热情地说：“侯经理，你晚上也过来喝几盅吧！”

“野兔子”走了。二柱娘她们几个却议论开了。

二柱娘：“看那女人个骚样，好象人都搬梯子够她脸似的。”

小芹娘：“不是怎么着？你看连侯经理这上边来的人都巴结她。不让她带酒走，还要送上门去。这狗养的，给咱换的酒里都加了水，他敢给书记喝吗？”

二柱娘：“‘野兔子’也不是个好东西。你没听书记给人说过吗，他要不是个支书，早不要这只‘野兔子’了。他上工地也是自己主动的。”

身后响起一阵有节奏的咚咚声。凭这声音，连我们这些孩子们都知道是瞎太太来了。果然，瞎太太背着一只装着山芋干的布口袋，拄着竹杆的手里还拎着一只空酒瓶。

瞎太太是我们村里年龄最长的，那一年已经八十多岁了。我爸爸那辈的人都叫她瞎奶奶，我们这辈理所当然称她为太太了。据说瞎太太祖辈不在我们村。她是二十多岁时到我们村来的，来时就瞎着眼。她一辈子没结婚，也没出过村。我爸那辈人都是在她眼前长大的。六〇年闹饥荒的时候，村里有个过路的女人带着个五岁的男孩，病在场头上，一夜工夫那个女人就死了。瞎太太埋了那个女人，收养了那个

男孩。这件事，我是后来在瞎太太死后才听说的。村里没有一个人向那个男孩子说过他的身世，也足以证明瞎太太的为人。

瞎太太在我们村里的威望可以说是至高无尚的，就连那些头头脑脑们对她也是毕恭毕敬。村里不管大人孩子，只要听见她的竹杆探路声，都自觉不自觉地肃然起敬。不管谁家有什么自认为是大事的事情，都找瞎太太拿主意。就是女人挨了丈夫打骂，也跑瞎太太那儿去告状。就连村子里的很多大事，瞎太太不表态，那些干部都要再三掂量。“文革”中村里分了两派，都想拉瞎太太当旗子，瞎太太却哪派也不参加，还骂这两派的头头是“吃饱了撑的”。有时两派放下庄稼活不干，搞什么大辩论，瞎太太一到场，就都鸦雀无声了。那几年，周围很多村子都发生了武斗流血事件，我们村却没有动干戈。久而久之，瞎太太简直成了神的化身，仿佛是我们的村魂。

瞎太太收养的儿子叫福大，我们这些孩子都称他为叔叔。可能是受瞎太太的影响，他也长成了一个受人喜爱的汉子。他十六岁那年就结了婚。要不是结婚早，家里还会天天挤满说媒的。福大叔还是村里最忙的人。他除了干自己的活，还肯帮人。有几户没劳力的人家，挑水砍柴都让他包下来了。村里人都说福大叔是跟瞎太太一样的好人，没枉和瞎太太一锅扯勺子。这次出远门扒河，村里原来没安排福大叔，让他在家照顾瞎太太和怀了身子的福大婶，瞎太太和他都不同意，硬是坚持去了河工。

“大奶奶，您老人家说一声，我们都能帮你，还要你亲自来呀！”二柱娘说，“大妹子快生产了吧？到时候叫我们一

声，我们去帮忙！”

瞎太太很高兴，说：“快了快了。这回我捉摸着十拿九稳是个小子！”

“那可要好好庆贺庆贺呀！”小芹娘和二柱娘异口同声地说，“让福大给我们敬酒。”

由于瞎太太的到来，人们的情绪热烈起来。好像瞎太太给人们带来了春风和阳光。侯经理也看见了瞎太太，隔着柜台大声招呼瞎太太：“大奶奶，你先过来吧！”

二柱娘、小芹娘都劝瞎太太朝前去。人们还自动为瞎太太让开了一方天地。可是，瞎太太说什么也不愿到前边去，她排在我的身后说：“你们家里事多，快点换吧！我多等会儿没啥。”人们也就不再拗了。

说来也奇怪。虽然瞎太太眼睛看不见，她的嗅觉却十分灵敏，记忆也很好。村里那么多人，谁到她身边她都能叫出名字来。有一次我放学回家，从瞎太太身边跑过去，没有注意瞎太太，她却叫我了：“丫头，慢点走，别滑倒磕个大老牛，连婆家也不好找。”那天刚下过雨。今天，我虽然一句话没说，她还知道前边的是我，对我说：“丫头，你家饺馅子剁好了吗？你要多帮你妈做点事。一个女人里里外外真不容易。”接着，她又叫小芹娘。小芹娘的脸一下子红了。瞎太太说：“你今天又和对门的吵架了是不？我说你们这些人真是吃饱撑的。都是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忙里忙外的，不能互相照应一下，还有功夫吵架骂架呀！再说，也该过年了，弄得一肚子火气，吃饺子都不香。”

小芹娘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我心里却暗暗高兴，觉得瞎太太为我娘出了气。其实，瞎太太那句话也不全是说给

小芹娘听的，只不过我还小，听不出话中的分量。

瞎太太又说：“今年这个年，咱们村里要好好热闹热闹。我昨个想了一晚上，打算叫福大媳妇把我的几句心里话写出来。今年这个年，不要吵架，不管是夫妻还是邻居，也不要有哭声，大人不要打小孩子。等书记回来让他看看行不行。”

“准行！”小芹娘说，“我保证听大奶奶的！”二柱娘和小巧也都赞同。

我回到家，把瞎太太的话学给妈听了。妈说：“那当然好。只是……”

三

傍晚时分，遥远的山外传来一声火车急促的鸣叫声。我记得当时妈正在和面，听到这声音一下子像凝固了。她的脸上足足有半分钟没有任何表情，继而神采飞扬，连声催促我说：“丫头，快到村口迎你爸去！”我当然也迫不及待地拉着弟弟就向外跑。其实，我们村离火车站少说也有四十里地。

我和弟弟跑到村外麦场上时，麦场上已经站了很多，一个个眼睛里充满了焦虑和渴盼，向山外望着。

风吹着唢呐，长一声，短一声地从山顶上奔下来。村场上的麦秸垛被风吹散了，麦秸四处飞扬，犹如纷飘的大雪。村场上的人们都冻得缩着脖子，可没有一个人离去。二柱娘带着二柱子来了。等了一会儿，二柱娘大概想起了家中还要忙碌，就让二柱子在麦场上等，她一步三回头，恋恋不舍地走了。

瞎太太和她的儿媳妇也来了。福大媳妇果然挺着大肚

子，行走十分艰难。瞎太太不时地向她嘀咕着，好像是叮嘱她走路小心点。

小芹娘没有来，却把小芹赶来了。小芹和我是同班同学，尽管大人们常吵架，我们两个小朋友却很要好。她一来就跑到我身边，挺神秘地说：“丫头，我妈说我爸身上好脏，正在家烧水，等我爸回家洗澡呢！”

“那不叫洗澡叫褪猪！”站在旁边的二柱说，引得周围一片笑声。

小芹气得撅着嘴，骂道：“你爸才是猪呢，大黑猪！”

二柱比我们大几岁。他已经长得像个男子汉了。在我们村子里，他是个孩子王，是我们的头儿。平时，他经常带着我们玩耍。每回他都说他是八路军头儿，却让我们这些年龄小的当日本鬼子兵。因此，每回都是我们被打得哭爹叫娘，一起涌到他家里告状。他在学校里也是出了名的调皮鬼，才上四年级，就退了学，跟着他爸学使唤牲口，别看调皮，倒真还有两手，现在他一个人能喂牲口，并且能赶牲口下田。他爹上水利工地去后，他把几个牲口都喂养得又肥又壮。村子里很多人都说：“二柱这孩子有两下子。”还不到十五岁，就有人给他提亲了。

我们村东、南、北三面环山，村子在半山坡上，西高东低，很不协调。村西有个很大的水塘，还有一条大沟。从我记事起，水塘就没有干涸过，倒是经常发水。大沟不知哪个年代形成的，反正很长。长大后才知道，那是祖辈人与西村上有矛盾，大沟是作为一条界沟，也是两村的分水岭，这样村里就没有向西走的路了。我三岁的那年夏天，一连下了十多天大雨，水塘饱了，只打个饱嗝，一下子就泡了村子，村

里人都跑到山上，搭草棚子过了十多天，等大水退下后才回来。有人说，我们这样的村子，蛤蟆一泡尿就能淹了，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迁走。毕竟是故土难移。村子通向山外只有一条路，是在两座山的夹缝中穿过的，只能走开两辆马车。据说抗日打鬼子的时候，一个叫什么大脚的女游击队员，在山口用一只土炮就打死了十三个鬼子兵。山口是我们村联系外界的通道。一眼就能看见山口。我们都期望着山口的路上早早出现人影，而且都盼望着第一个进入眼帘的是自己的亲人。

“姐，爸下火车了吧？”弟弟问我。

“下了吧！”我说。

弟弟又问：“爸咋不让火车开到咱庄上来呢？那样爸不就来得快了吗？”

“火车轱辘不能进咱这山路。”我说。其实，我长到那个年龄，还没见过火车是什么模样的。

麦场上有人打喷嚏。接着，好象传染病一样，好多人的鼻子都发出了那种怪声。我看见弟弟冻得缩着头，就把他拉在怀里。这时我心里在叫喊着：“爸，快点回来吧！”

天已经渐渐地黑了。四周的山开始模糊起来，可是山口的路上仍然看不到一个人影。于是，麦场上的人们开始出现了失望和埋怨。

“咋这个时候还没来，会不会是今天不来了！”“野兔子”发牢骚了：“不是说好今天就回来的吗。难道心都变野了，家不要了，老婆孩子都不要了。”

“是呀！明天就是年三十了。”于是又有人接着话茬说开了：“当头儿一点也不想着老百姓。按说该早放几天假回来忙年货。”

“会不会是工期耽误了呢？”

“不会的！咱村的男人没有耍种。别的村五天干完的，咱村的男人非三天干完不成。说不定火车误了点。”

这些都是大人们在议论。我们这些孩子们什么都不懂，也没有插话的机会。二柱子自仗着自己是小男子汉，有说话的权利，就插了一句：“说不准火车轱辘掉了呢！”话音刚落，立刻遭到一片疯狂的叫骂声。

“火车轱辘掉了，先把你爹扔河里去。让你娘再给你找个爹！”

“小孩子说话不知天高地厚，让你娘听了不割你的舌头才怪呢！”

“赶快回家给你娘报丧去吧！大年跟前净说些不吉利的话。”

二柱子吓得一声不吭。那个时候，他要敢再说什么，村场上的人们会把他整治整治的。

这时瞎太太说话了。她十分恳切地说：“天已经黑了，大家伙就别在这儿等了。等，他们也得来，不等他们也得来。说不定火车误点，晚个半天。大伙都回家等去吧。”

弟弟拽着我要回家。我也想回家，就带着他向家走。村场上有人叹息着往回走了，更多的人们却没有动。而且，村里在家的人也等急了，纷纷向场上来。我和弟弟走到半路，正巧碰见妈抱着小妹过来。

“你们怎么回来了？”妈问，声音变得有些焦躁了。

我和弟弟没说什么。妈说：“丫头，你先回家去看家吧，我再到村场上去看看。看着锅底别烧糊了。”

我在回家的路上，见家家户户的门都开着。门口都站着